

论刘牧《河图》《洛书》说的架构与意蕴

张克宾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黑白数点式的《河图》《洛书》是宋代易学的一个重要创造,此套图式创发于彭城刘牧。其在《易数钩隐图》中主要构造了《河图》图式系列、《洛书》图式系列、《太极》图式系列三套易数符号体系,此三套符号体系在思想内容上多有交互重合,造成了其书中一些图式前后重复。此三套图式系列以表现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生成为主题,以宇宙气化论为思想基础,从两仪四象五行之数的演化来探索卦象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在易学象数学诸多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念和论断,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但也存在一些理论困难和疏漏之处。

关键词:刘牧;《河图》;《洛书》;太极;天五

中图分类号:B24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24)04-0005-09

黑白数点式《河图》《洛书》的问世,可以说是宋代易学史上的第一件大事,为《周易》学说体系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增添了新的思想内容和新的表现方式,开启了一股绵延数百年的易图学思潮。此《河图》《洛书》学说的创发者,就是刘牧。刘牧,字长民,彭城人,官至太常博士,著有《新注周易》十一卷、《卦德统论》一卷、《易数钩隐图》三卷等。其《易数钩隐图》因收录于《道藏》得以传世,其他著作皆亡佚。《道藏》所收与清通志堂所刊之《易数钩隐图》,皆题其作者为“三衢刘牧”,非是。三衢刘牧,字先之,生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卒于治平元年(1064),官至尚书屯田郎中,师事范仲淹,又从孙复学《春秋》,与石介为友,并未见有易学著述。此观之于王安石为其所作墓志铭,即明白无疑。^①彭城刘牧,生卒年不详,其易学曾盛行于宋仁宗之时,对宋明易学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②

李觏(1009—1059)《删定易图序论》云:“世有治《易》根于刘牧者,其说日不同。”^③据李觏年谱,其《删定易图论》作于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参见《李觏集》,第503页)又宋咸于康定元年(1040)作《王刘易辨》,其自序云:“近世刘牧,既为《钩隐图》以画象数,尽刊文王,直用己意代之。业刘者实繁,谓刘可专门,王可焚窜。咸闻骇之,摘乾坤二卦中王、刘义及《钩隐图》以辨之也。凡二十篇,为二卷,题曰《王刘易辨》云。”^④晁公武(1105—1180)《郡斋读书志》也说:“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庆历初,

收稿日期:2023-05-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宋代易图学史论”(19BZX063);山东省“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张克宾,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易学哲学与易学史。

^① 参见[宋]王安石《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载[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71—1674页。

^② 参见[日]户田丰三郎《刘牧二人说》,载《支那学研究》卷31,广岛:广岛支那学会,1965年;郭彧《北宋两刘牧再考》,载《周易研究》2006年第1期,第27—33页。

^③ [宋]李觏《李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2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标点有改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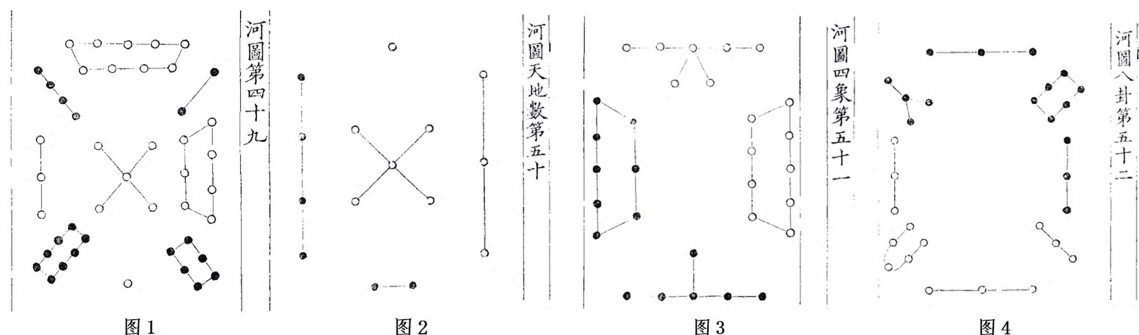
^④ [宋]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67页。

吴秘献其书于朝,优诏奖之。”^①可见,刘牧之易学早在庆历之前就已风行当代,其立说传易要早于邵雍(1012—1077)、周敦颐(1017—1073)。可以说,刘牧是宋代真正使图书易学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人。

刘牧《易数钩隐图》以黑白数点作图,建构起囊括《河图》《洛书》及诸多易象易数的符号体系,提出“形由象生,象由数设”“《易》之为书,必极数以知其本”^②,在易学史上第一次将易学符号体系由以“象”为本转换为以“数”为本,以“数”为易道生生之根源。统而论之,其易数符号体系主要基于三个图式系列:一是由九宫数变身而来的《河图》系列,二是由五行生成数变身而来的《洛书》系列,三是本于《系辞传》太极一两仪一四象一八卦顺次相生的《太极》图式系列。在内容上,这三个图式系列是相互交织、相互贯通的。

一、《河图》中的太极一两仪一四象一八卦

刘牧明确将九宫数图称为“河图”,又称“龙图”,将五行生成数图称为“洛书”,又称“龟书”。他说:“今《河图》相传于前代,其数自一至九,包四象、八卦之义而兼五行之数。《洛书》则惟五行生成之数也。”(《易数钩隐图》,第273页)其《河图》(图1)以黑白点表数,奇数白,偶数黑,“以五为主,六八为膝,二四为肩,左三右七,戴九履一”(《易数钩隐图》,第269页)。该图又是如何包四象、八卦之义而兼五行之数的呢?这通过另外三幅图来呈现,即《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图2、3、4)。



《河图天地数第五十》与《天地数十五第四》相同,表示天地之五生数:一、二、三、四、五。刘牧认为,太极为混元之气,分为两仪,即清浊二气,清轻者上浮,重浊者下沉,以数表示即一、三为阳,二、四为阴,一在上、三在右,二在下、四在左,表征天左旋、地右动之象,此时上下阴阳之气尚未交合。天五居中,是上下之气交接之枢纽。五生数之中,天一、天三、天五合而为九,即乾元用九之数;地二、地四合而为六,即坤元用六之数,以见《周易》爻数九、六之变本于天地之五生数。这是“河图天地数”之内涵。

天五居中,主五生数之变化,“上驾天一而下生地六,下驾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驾天三而左生地八,左驾地四而右生天九。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斯则二仪所生之四象”(《易数钩隐图》,第245页)。之所以天五居中而主变化,乃是因为五生数只有通过五相合才能产生五成数六、七、八、九、十,其他的数都不能如此。刘牧以六、七、八、九为四象,认为《周易正义》中孔颖达直接以金木水火为四象是不对的。孔疏云:“‘两仪生四象’者,谓金木水火。稟天地而有,故云‘两仪生四

^①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61页。

^② [宋]刘牧《易数钩隐图》,载《景印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台北:世界书局,1988年,第240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象’。土则分王四季,又地中之别,故唯云‘四象’也。”^①在刘牧看来,金木水火为有形之物,不能为象。两仪所生之四象就是六、七、八、九之数及其所居之老阴、少阳、少阴、老阳之位。生数五、成数五,为什么不谈五象呢?刘牧说:“不云五象者,以五无定位,举其四则五可知矣。”(《易数钩隐图》,第245页)其《两仪生四象第九》与《河图四象第五十一》(图3)相同。

对于“四象生八卦”,孔颖达说:“‘四象生八卦’者,若谓震木、离火、兑金、坎水各主一时,又巽同震木,乾同兑金,加以坤、艮之土为八卦也。”(《周易正义》,第82页)实质上这也只是解释了八卦之五行分属问题,并没有正面解答四象如何生八卦的问题。在汉唐时代,易学家多是从宇宙时空生化的角度来诠释“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问题,并未曾思考两仪、四象、八卦之符号间的衍生关系。如《易纬·乾凿度》卷上载:“孔子曰: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②提出并解答两仪、四象、八卦之符号间的衍生关系,是刘牧《易数钩隐图》的主要问题,也是宋代易图学的主题之一。但在四象如何生八卦的问题上,刘牧只是从五行方位上做了阐述,其解释并不十分切题。他说:“五行成数者,水数六,金数九,火数七,木数八也。水居坎而生乾,金居兑而生坤,火居离而生巽,木居震而生艮。已居四正,而生乾坤艮巽,共成八卦也。”(《易数钩隐图》,第246页)对于由六七八九之数如何成八卦之象,刘牧语焉不详。对此,其师范谔昌则有较为细致的阐述。

范氏谔昌曰:四象者以形言之则水火木金,以数言之老阳老阴少阳少阴、九六七八。惟土无形,四象各以中央土配之,则是为辰戌丑未之成数也。水数六,故以三画成坎,余三画布于亥上为乾;金数九,除三画成兑,余六画布于未上为坤;火数七,除三画成离,余四画布于巳上为巽;木数八,除三画成震,余五画布于寅上未艮。此四象生八卦也。^③

对比可见,刘牧的四象生八卦之说就是对范氏说的精简。刘牧一方面要树立“数”的根源性地位,提出不能以金木水火为两仪所生之四象,另一方面在言四象生八卦时,还是延续了孔疏及其师说以金木水火言四象,有前后抵牾之嫌。更为紧要的问题是:此四象如何生八卦?刘牧在论“两仪生四象”时就说:“四象备其成数而后能生八卦,于是乎坎、离、震、兑居四象之正位。”(《易数钩隐图》,第245页)但他却不能解释坎离震兑之象从何而生。水数六,以三数为坎,布所余三数于西北亥位而成乾;金数九,以三数为兑,布所余六数于西南未位而成坤;火数七,以三数为离,布所余四数于东南巳位而成巽;木数八,以三数为震,布所余五数于东北寅位而成艮。以三数为乾、六数为坤、四数为巽、五数为艮,合于乾、坤、巽、艮四卦之爻画数,但以三数为坎、兑、离、震则不合于该四卦之爻画数。况且震、坎、艮三卦之爻画数都是五,布五数于东北未必就成艮象;巽、离、兑三卦之爻画数都是四,布四数于东南未必就是巽象。对此,李觐批驳道:“以位数之,则乾、坤、艮、巽亦三位也;以画数之,则坎、震亦五画也,离、兑亦四画也。何其或以位数,或以画数,反错之甚也?”(《李觐集》,第56—57页)显而易见,在四象如何生八卦的问题上,刘牧的解答并不成功,只是将四象之数分布于八方,并没有建立起由数点到卦爻画的严密衍生关系。

①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2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② [汉]郑玄注《易纬》,载林忠军《〈易纬〉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第79页。

③ 佚名《周易图》卷下,载《道藏》第3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8页。

二、太极一两仪一四象一八卦生化之理数

如果稍加留意便可以发现,在《易数钩隐图》中,《河图》图式系列与《太极》图式系列,除了《河图》本图(图1)与《太极》本图(图5)外,此两套图式系列之诸图是相重复的。李觏之所以作《删定易图论》,最主要的原因也是认为其图“观之则甚复重”(《李觏集》,第52页)。对此,我们似乎应进一步思考:刘牧为什么不嫌诸图重复?显然自有其用意。这个问题既涉及如何理解《河图》之意义的问题,也涉及如何理解《河图》图式系列与《太极》图式系列的关系问题。以笔者之见,在刘牧那里,他是以九数之《河图》为母图,而以《河图天地数》《河图四象》《河图八卦》等为其衍生图,它们共同演绎“伏羲”如何效法《河图》而画八卦。而无论《河图》,还是《洛书》,都本之于太极一两仪一四象一八卦生化之理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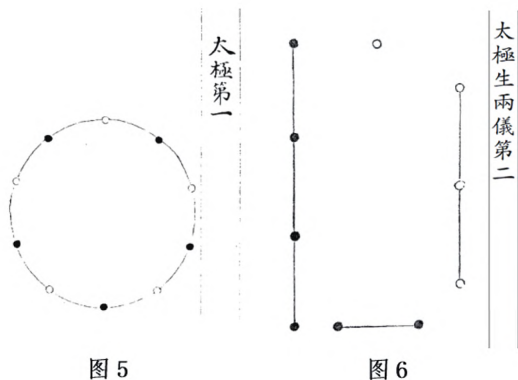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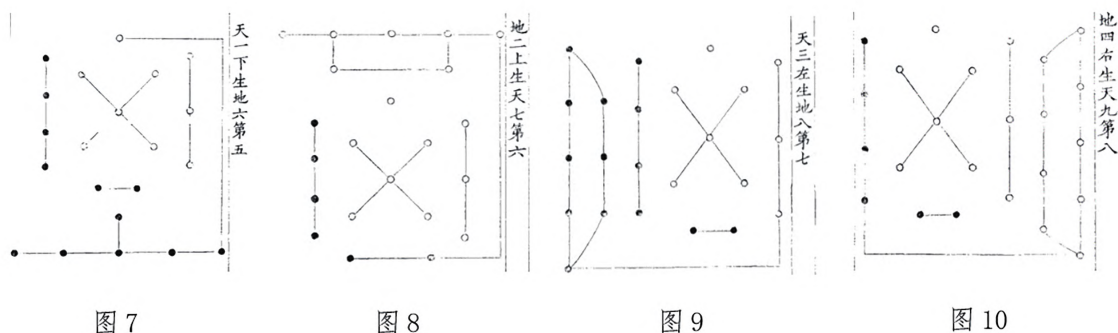


图5

图6

刘牧说:“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一气所判是曰两仪。”(《易数钩隐图》,第242页)作为混一之元气,太极无数无象,其所画圆形上有黑白相间之十数点的太极图(图5),不过是借两仪之气混一之象来表太极而已,而就太极而言并无阴阳之分。太极分判为两仪,“两仪乃天地之象,天地乃两仪之体”(《易数钩隐图》,第242页),两仪是天地之象,并不就是天地本身,以数表示则是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图6)。在两仪生四象的过程中,天五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天五居中而主变化,“不知何物也,强名曰中和之气,不知所以然而然也。交接乎天地之气,成就乎五行之质,弥纶错综,无所不周”(《易数钩隐图》,第243页)。也就是说在两仪四数之外,又有作为生化之原动力的中和之气,其数为五。一二三四与五构成五生数,刘牧又称之为“天地之数”,有图《天地数十五第四》,与上文已言之《河图天地数第五十》(图2)完全一样。天地五生数既已具足,则按照“参伍以变,错综其数”的方式,生成地六、天七、地八、天九之数。刘牧说:“参,合也。伍,为配偶也。为天五合配天一下生地六之类是也。”(《易数钩隐图》,第244页)即天五配合天一下生地六(图7)、天五配合地二上生天七(图8)、天五配合天三左生天八(图9)、天五配合地四右生天九(图10),此即为“四象”,合之则为《两仪生四象第九》,与上文已言之《河图四象第五十一》(图3)完全一样。

由此“四象”再生“八卦”(其生成机制见上文)。书中有图《四象生八卦第十》,与《河图八卦第五十二》(图4)完全一样。刘牧说:“观今《龙图》,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蕴。”(《易数钩隐图》,第272页)在他看来,《河图》就是对四象、八卦之数与位的整合性表述,四象、八卦之数与位蕴藏于其中,表现出来就是《河图四象》《河图八卦》二图。换言之,《河图》所蕴示的四象、八卦数理与太极生



两仪一四象一八卦的数理是一致的,也不应当有分歧,因而也就出现了相关图式重复的现象。

三、五行生成数与《图》《书》

不仅两仪四数合配中五得到六、七、八、九四象数,而且五生数全方位与天五合配则得到五成数,即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刘牧称之为天地之极数,其总和为五十五,书中有图《二仪得十成变化第十一》(图11),并解释说:“此乃五行生成数,本属《洛书》。此画之者,欲备天地五十五之数也。”(《易数钩隐图》,第247页)又有图《天地之数第十四》(图12),且解之说:“内十五,天地之用九、六之数也。兼五行之数四十,合而为五十有五,备天地之数也。”(《易数钩隐图》,第248页)可见这两幅十数图是《洛书》的体现,可视之为《洛书》图式系列。而《洛书》本图则体现为两个部分,一是五行生数图(图13),一是五行成数图(图14)。实际上,《易数钩隐图》中并没有将五行生数与成数合而为一的《洛书》。反倒是李觏在《删定易图论》中将二者合而为一(图15)(《李觏集》,第53页)。刘牧没这样做,也是有其用意和心思的。

或问曰:“《洛书》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则与《龙图》五行之数之位不偶者,何也?”答曰:“此谓陈其生数也。且虽则陈其生数,乃是已交之数也。下篇分土王四季,则备其成数矣。且夫《洛书》九畴,惟出于五行之数,故先陈其已交之生数,然后以土数足之,乃可见其成数也。”(《易数钩隐图》,第271页)

考诸经典,五行之数源出《尚书·洪范》之“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这正是后儒所谓五行之五生数。此五生数所处方位(图13)与《河图》天地之数方位(图2)不一致。刘牧认为,《洛书》所表之五生数是上下已交之数,而《河图》所表之天地数如同“太极生两仪”(见图6)是上下未交之数。而《洛书》之五成数则是由生数合配中五而得,五行俱全。此处又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刘牧如何认识从一到十之天地数,二是《河图》《洛书》的实质差异是什么。

孔颖达曾从四时阴阳气数的角度来解释五行数之所以然。他说:

又数之所起,起于阴阳。阴阳往来,在于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极,阳来而阴往。冬,水位也,以一阳生为水数。五月夏至,日北极,阴进而阳退。夏,火位也,当以一阴生为火数。但阴不名奇,数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阴生为火数也。是故《易说》称“乾贞于十一月子,坤贞于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于夏至,当为阳来。正月为春,木位也,三阳已生,故三为木数。夏至以及冬至,当为阴进。八月为秋,金位也,四阴已生,故四为金数。三月春之季,四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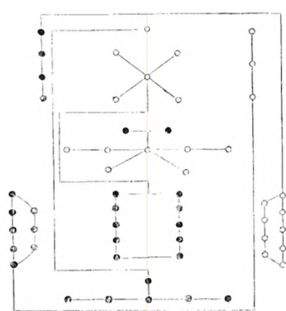


图 11

二儀得十成變化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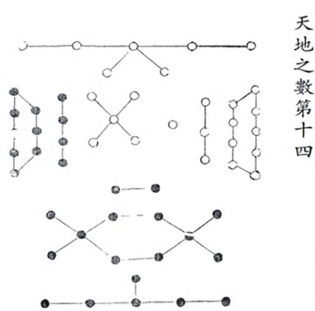


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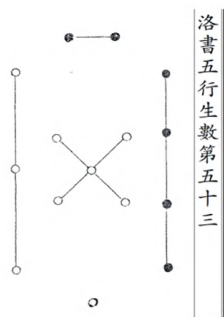


图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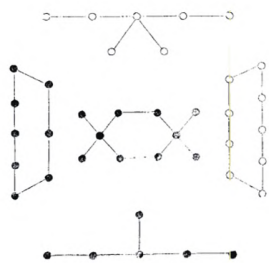


图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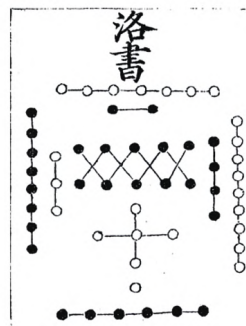


图 15

土位也,五阳已生,故五为土数,此其生数之由也。^①

此段解说巧妙地将四时五行说与易学十二消息卦结合起来。冬十一月子属水,冬至阳生,当消息卦之复 ䷗ ,一阳在下,故一为水数;夏五月午属火,夏至阴生,当消息卦之姤 ䷫ ,一阴在下,一为阳数不能表阴,于是取六月未,当消息卦之遯 ䷠ ,二阴在下,故二为火数。又春正月寅属木,当消息卦之泰 ䷊ ,三阳生,故三为木数;八月酉属金,当消息卦之观 ䷓ ,四阴生,故四为金数。三月辰属土,当消息卦之夬 ䷪ ,五阳生,故五为土数。虽然孔颖达的解释未必是先秦两汉五行说之原意,但其从易学阴阳消息的角度对五行数之所以然做出了合理性的解读。这种解读使得易数与五行数实现了深度融合。

刘牧并不赞成《尚书正义》中孔颖达对五行数之所以然的解释,他认为在此问题上,众多“学者莫洞其旨,盖由象与形不析有无之义也,道与器未分上下之理”(《易数钩隐图》,第264页)。在刘牧看来,象无形体,属无,也属道;形有形质,属有,也属器。他说:

地六而上谓之道,地六而下谓之器也。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止有四象,未著乎形体,故曰“形而上者谓之道”也。天五运乎变化,上驾天一下生地六,水之数也;下驾地二上生天七,火之数也;右驾天三左生地八,木之数也;左驾地四右生天九,金之数也;地十应五而居中,土之数也。此已著乎形数,故曰“形而下者谓之器”。所谓象之与形者,《易》云“见乃谓之象”,《河图》所示其象也;“形乃谓之器”,《洛书》所陈其形也。“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故曰“河以通乾出天,洛以流坤吐地”,《易》者韞道与器,所以圣人兼之而作。《易经》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斯之谓也。(《易数钩隐图》,第264页)

^① 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188页。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为两仪所显之四象，天地尚未相交，所以天一在上，地二在下，天三居右，地四居左，蕴示天左旋而地右动。它们尚未落实为形体，所以属形上之道。天五居中而主变化，“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属于形上之道。经由天五之运化，合配天一下生地六，合配地二上生天七，合配天三左生地八，合配地四右生天九，五与五合而得地十；一六合而生水，二七合而生火，三八合而生木，四九合而生金，五十合而生土。“此则五行之质，各禀一阴一阳之气耳。”（《易数钩隐图》，第254页）所以此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属形而下之器。可见刘牧将天地之气数分为形上与形下两层，一至五为无形之气数，属形上之道，六至十为有形之气数，属形下之器。这应是对汉唐以来易学气化学宇宙论的新理论表达。也正是由此形上与形下、道与器之分判，刘牧才有意将《洛书》五生数与五成数分图各表。当然，如前所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之方位图式在《河图》与《洛书》中是不同的，前者是未交之位，后者是已交之位。这也是刘牧易数学中《河图》系列图式与《洛书》系列图式的不同之一。

对于《河图》《洛书》的差异性关联，《易数钩隐图》提出它们之间有一个“象”与“形”的差别。

或问曰：“既云《龙图》兼五行，则五行已具于《龙图》矣，不应更用《龟书》也。”答曰：“虽兼五行，有中位而无土数，唯四十有五，是有其象而未著其形也。唯四象八卦之义耳。《龟书》乃具五行生成之数五十有五矣。《易》者包象与器，故圣人资《图》《书》而作之也。”（《易数钩隐图》，第274页）

在刘牧看来，《河图》九数所表征之主题是四象与八卦，《洛书》十数所表征之主题则是五行生成数。《河图》无地十，地十为土之成数，无地十则土数不显。刘牧说：“不显土数者，以《河图》陈八卦之象，若其土数，则入乎形数矣。”（《易数钩隐图》，第264页）要想理解土数的问题，我们需要从六、七、八、九四个数入手。这四个数“在《河图》则老阳、老阴、少阳、少阴之数是也，在《洛书》则金木水火之数也”（《易数钩隐图》，第265页）。也就是说，它们在《河图》中为四象，在《洛书》中为五行之金木水火。为什么这样？刘牧说就是因为《河图》中无土数十，四象只有借助土数才能具备形质，而成为五行。“所以异者，由四象附土数而成质，故四象异于五行矣。”（《易数钩隐图》，第265页）换言之，四象与五行，一属象，一属形，“形由象生”（《易数钩隐图》序，第240页），它们是天地气化不同阶段的表征。在此意义上，刘牧说：“《河图》陈四象而不言五行，《洛书》演五行而不述四象。”（《易数钩隐图》，第264—265页）这就是刘牧易数学中《河图》与《洛书》之间的差别与联系。

四、《洛书》与大衍之数

与《洛书》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密切相关的，还有“大衍之数”。《系辞上传》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大衍筮法作为取法天地阴阳四时运化的占筮方法，为什么其数不是天地之数五十五，而是五十？这个问题，在易学史上一直聚讼纷纭。有的学者甚至不顾《系辞传》之明文，以五十五为大衍之数，如汉末郑玄^①、虞翻^②等。王弼则说：“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者，则其一不用也。”（《周易正义》，第68页）意思是说天地之数虽然是五十五，但推演天地之数以占算事物之变化吉凶的筮数则是五十。王弼对“天地之数”和“大衍之数”做了意义的区分，但对为什么大衍之数是五十则未作解说。从《系辞上传》上下文来看，“大衍之数”确实和“天地之数”密不可分，如果对于

^① 参见[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354页。

^② 参见[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95页。

二者之关联不作出具体解说,则很难说得过去。刘牧提出,“大衍之数”是五十而不是五十五,其玄机在于“天五”。他说:“夫五十有五,天地之极数也。大衍之数,天地之用数也。盖由天五不用,所以大衍之数少天地之数五也。”(《易数钩隐图》,第248页)天五在刘牧易数学中非常重要,是天地之气相交接、成就五行之质的关键力量,居中而主变化,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而当五行生成、造化万物之后,天五就退藏而不显。这也就是为什么天地之数五十五,而演天地之数则用五十的原因。这种解释在刘牧易数系统中是可以成立的。他说:

天五不用,非不用也,是用四象者也。且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此四象生数也,天五所以斡四象生数而成七九六八之四象,是四象之中皆有五也。则知五能包四象,四象皆五之用也。举其四,则五在其中也。故《易》但言四象以示,不言五象也。(《易数钩隐图》,第248页)

如上文所言,在《河图》数中,天五之意义在于斡四象生数而成七九六八之四象;在《洛书》数中,天五之意义在于主五行生数而生五行成数,从而十数俱全,五行具备;在太极一两仪一四象一八卦的顺次相生中,天五也是由两仪而生四象的枢纽。由此可见,天五是刘牧整个易数系统的枢要,没有天五的作用就没有其易数系统的运转与演化。

为什么大衍之用数是四十九,而有一不用?京房以不用之一为“天之生气”,马融以之为居中心不动之“北辰”。王弼云:“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周易正义》,第80页)刘牧不赞成王弼之论,当然更不赞成京、马之说。他说:

夫太极生两仪,两仪既分,天始生一,肇其有数也……况乎大衍,衍天地之数也,则明乎后天地之数矣。大衍既后天地之数,则太极不可配虚其一之位也,明矣。(《易数钩隐图》,第250页)

也就是说,太极不是数,数是太极生两仪之后的产物。那么,太极是何物?韩康伯说:“夫有必始于无,故太极生两仪也。太极者,无称之称,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极,况之太极者也。”(《周易正义》,第82页)他以太极为生有之无。这也是刘牧所反对的,他认为太极为混一之元气,是有。“且太极者,元气混而为一之时也。其气已兆,非无之谓。则韩氏之注义亦迂矣。”(《易数钩隐图》,第250页)不用之一不是太极,又是什么呢?刘牧认为,不用之一是“天一”。“天一者,象之始也,有生之宗也,为造化之主,故居尊而不动也。”(《易数钩隐图》,第250页)天一居尊不动,四象之生数则用地二、天三、地四,天三象乾之三画,地二、地四合而为六,象坤之六画。地二、天三、地四之和为九,寓示天一不用而用天德之九。可见,刘牧以其《河图》数理对“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问题提出的新的看法,也可谓发前人所未发。

结 语

总而言之,刘牧通过《河图》《洛书》及《太极》三大图式系列,以数目为显题,建构了一套新的易学象数学体系,可以说是别开生面。从表面上看,其核心问题是要解答古圣是如何画八卦的。对此问题,汉唐易家皆未作专门之探索,而是致力于《周易》八卦与六十四卦之卦爻象、卦爻数及筮数的诠释与建设,通过与天文历数相结合,与干支五行相结合,构造起庞大的易学象数学体系。而刘牧则是从象与数的关系展开思考,由汉唐象数学之以象为本转变为以数为本,吸纳九宫数与五行生成数理论,树之为《河图》《洛书》,从数的演化来探索卦象所以然之数理,意在从阴阳五行之数的演化来论证八卦之象数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这乃是刘牧易数学的深层意蕴。从易学象数学演变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是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问题意识上,刘牧之易数学说都是对易学象数学极具创新性的发展,其

最显著的学术影响就是使数日式的《河图》《洛书》登上易学舞台,乃至成为宋元明清易学研讨的重大问题,其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都是不容小觑的。其易数体系以宇宙气化论为基础,将宇宙气化过程分为形上形下两个层面,并且提出在气化过程中天五居中而主变化是气化流行之枢纽,总体上能够自圆其说,但必须看到,其中也存在一些疏漏和不能自洽之处,这也是应深入探讨的。

责任编辑:张沛

Abstract: The *He tu* (Yellow River Chart) and *Luo shu* (Luo River Diagram) composed of black and white dots are important creations of *Changes* scholarship in the Song (960–1279) dynasty. This set of diagrams was created by Liu Mu (1011–1064) from Pengcheng (a county in Jiangsu province), who mainly constructed three sets of *Yi* number symbol systems in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idden: Illustrations of Changes Numerology*: the *He tu* pattern, the *Luo shu* pattern, and the *Taiji* pattern. These three sets of symbol systems often overlap and interact in terms of ideological content, resulting in some repetition of some diagrams. These three sets of diagram series are themed around the generation progress of *Taiji*—“*liang yi*” (*yin and yang*)—“*si xiang*” (four images)—eight hexagram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unfolding of *qi* (material force). The three explore the rationality and inevitability of hexagrams through the evolution of the numbers of *liang yi*, *si xiang*, and five elements, and propose new concepts and judgments on many issues in the study of image—numerology. They have distinct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and omissions.

Key words: Liu Mu; *He tu*; *Luo shu*; *Taiji*; heavenly Five

沉痛悼念成中英先生

著名易学家、哲学家成中英先生于当地时间2024年7月2日在夏威夷檀香山逝世,享年89岁。

成中英先生是国际著名哲学家、当代新儒学代表人物,一生深耕易学、儒家哲学、比较哲学、逻辑学、形上学、知识论、诠释学、管理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等,开创了“本体诠释学”“本体知识哲学”“人类整体伦理学”“C管理哲学”“本体美学”“新新儒学”“本体易学”等重要哲学理论,为积极推动中国哲学的创新性发展、提升中国哲学的国际影响力做出了巨大贡献。成先生创办了《中国哲学季刊》(英文),创立了“国际中国哲学会”“国际易经学会”等,为研究、传播中国哲学和易学提供了国际交流平台。成先生撰写专著数十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逝世是学界的重大损失。

成先生与刘大钧先生、中国周易学会、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有长期的学术往来,对中心、学会及《周易研究》的发展关怀备至并给予了大力支持。他曾多次参加中心、学会主办的学术活动,并在《周易研究》发表了多篇重要文章。1987年,成中英先生参加了刘大钧先生组织发起的“首届国际《周易》研讨会”,他在主题演讲中特别指出:“易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现在的,也是未来的,它代表了中国哲学、中国思想的一个源头、一个起点。”2002年,成先生在“海峡两岸易学与中国哲学研讨会”的开幕致辞中特别指出:“大陆易学发展最重要的扩大是在于刘大钧教授的及时努力和展开。他组建周易中心,而且在山东大学官方的直接支持下,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周易研究》这本杂志的发展也非常重要。”2023年,成先生线上参加了“‘海外易学研究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致辞中再次回顾了他与刘大钧先生近四十年的交往。

中国周易学会、刘大钧先生暨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全体同仁对成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成中英先生千古!

(王贻琛)